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 
第四十六回 清真寺海川會節海 僧道俗三次比神功

上回書正說到：吳成王府訪童林，被海川「啪嚓」一掌擊上，塵土飛揚，磚渣亂撞，再找鐵羅漢吳成，蹤跡不見了。這可把馮昆、石勇嚇壞了：「喲，吳師傅到底哪裡去了？」眾人都在找。吳成自己說話了：「眾位，快幫忙，把我摳出來，我嵌到磚裡啦，動不了勁兒，快呀。」眾位尋聲一看哪，不由得暗笑，原來海川這一掌，把吳成正撞在西窗下的磚牆裡。一來是海川借力發力，勁頭很足，二來是吳成有獨到的功夫，所以他碰到牆壁時，磚撞碎了，衣服破了，人只是嵌到磚裡出不來了。吳成一通喊：「快著嘍，把我摳出來呀！」海川心裡非常害怕，這要把吳成給打死怎麼辦？大家過來，七手八腳揪住他的胳膊把他給拽出來了。眾人一看，吳成什麼事兒都沒有，嘿！倒把牆撞出一個人坑來。海川心說：這吳成身體還真叫棒！「哎呀，吳師傅，您這功夫還真不錯呀。」「您甭說了，我就問問您，這是您輸了，還是我輸了？」

海川一想：這叫什麼詞呀？就說：「我都把你打到牆裡頭去了，那麼是誰輸了？」「是嗎，是我輸了？那要是我輸了可就有事了。剛才我跟您說得明白，我贏了您沒事，您贏了我，我拜您為師。」海川便道：「我贏了你也不要緊，咱們剛才說的話不算數。」「那哪兒成啊，咱說話得算數啊！」他連衣裳都不整理，「撲通」跪下了：「得了，您得收留我。我瞧您剛才那一下就好，您一抄我小肚子，我可把這招學去了。」後來吳成拿這招打了不少人。「我拜您為師了。」海川最喜歡這樣的人，說話算話。但嘴上仍說：「吳師傅，咱們倆人鬧著玩呢。」「哪能鬧著玩呀？我這人一輩子不跟人鬧著玩。我說話算話，您贏了，我就拜您為師，我就給您磕頭，師父在上，弟子吳成有禮。」

咣、咣，磕上頭了。海川一看：「唉！收下你。」石勇、馮昆過來給童俠客爺道喜。海川說：「咱下不為例，今後不准再給我往這裡帶人。」「行了您哪。」「吳成你起來。」「唉！我起來了。有師娘嗎？」海川道：「沒師娘，不用給師娘磕頭，見過你眾位師兄。」劉俊等眾人過來，吳成一一行禮，行完禮之後都進了屋。海川馬上把管事的叫進來，吩咐立即收拾房子，又給吳成找了一件比較合適的衣服，讓吳成換上。吳成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家裡有的是衣服。師父，我跟你打聽打聽，您一月要多少錢哪？」海川一想：怎麼問錢呢？就說：「我一箇子也不要，你要願意住這裡，就把行李搬來，跟你師兄們住一塊，每天下場子練功。你要願意回家，你就每天來。」「師父，我每天來吧。」「好嘍，只要你堅持每天來，風雨無阻就行。」這時，馮昆、石勇對海川說：「童俠客爺，我們可要跟您告假了。」「好吧。」海川一再囑咐：「下次不許再帶人了。」馮昆，石勇回家咱先不表。

海川進來之後跟吳成聊了聊，吳成就把自己的事情全都說了出來：「當年雲霞道士杜清風救了我，十年來這般這般……。我學了一手『靠山背』，我外號叫鐵羅漢。師父，你可得教給我一手好能耐。」海川知道吳成家裡是大財主，就對他說：「吳成哪，你回家吧，把家務事安置安置，以後你每天就上這兒來，師父我教你本事。」「謝謝師父。」打發吳成走了，劉俊這些人這樂呀：「師父呀，您瞧見沒有？這一下咱們十兩銀子都不夠，他撞碎了多少塊哪！」海川說：「練武有這麼句話：不怕你千招會，就怕我一招熟。」

就這一手『靠山背』，不大離的把式匠就贏不了他呀。」劉俊說：「師父，還真是的，您又給我們收了這麼個傻徒弟。」海川對劉俊說：「明天，我還得去趟城南，你帶著師弟們好好在家裡練功。」

第二天早上起來，練完了早功，海川喝了點兒茶。把子母雞爪鴛鴦鉞的包裹包好了，腰裡圍上落葉秋風掃的寶劍，囑咐劉俊好好地帶著師弟們練功看家。吳成也來了，跟著一塊練。海川提拎著鉞包袱可就由打家裡頭出來了。

現在海川對北京的大街小巷，多少熟悉點了，他仍然出前門走李鐵拐斜街奔五道廟，穿驛馬市、菜市口，一直趕奔牛街北口，再往南就到了清真寺。海川站在角門，抬頭一看，清真寺建造得十分莊嚴富麗。牛街清真寺在全國都很有名，據傳說是從遼代聖宗十三年建成，距離現在已經有一千多年了。明朝正統七年重新修建，到了清朝康熙三十五年，又照原樣大修了一次。海川看見的就是康熙三十五年重修後的清真寺。過了大影壁，一過山門有望月樓，再往裡有梆歌樓，這梆歌樓就是教民們做禮拜的地方，又叫喚醒樓、宣禮樓，閣台兩邊有兩個碑亭，坐西朝東的禮拜殿。這個禮拜殿能容一千多人，殿的西北角有木製的宣講台，這裡是講經的地方。禮拜日呀，或者是節日呀，教民們全都在這裡聽經。碑亭是明代弘治九年制的，望時樓在門裡。裡面還有恒堂造的大銅香爐，乾隆四年造的大銅鍋，清真寺年代久遠哪！海川到了角門這裡，角門開著。海川還按照咱們漢民的規矩站在角門這裡喊了幾聲：「回事呀！回事呀！」沒人答應。海川納悶：這麼大的清真寺，怎麼沒有回事的呀？其實，人家教民來了隨便出入，這裡沒有回事的地方。海川喊了半天沒人言語，一想：我進去吧。就順著北面這個角門往裡來了。剛走出不遠去，鐵三爺從裡邊出來了：「喲！童俠客爺，您來啦！我還正要去接您呢。」「噢！鐵三爺，您好哇。」彼此請了安。海川問：「我喊了半天回事，沒人言語。」

鐵三爺解釋道：「咱們寺裡頭沒有回事的，不瞞您說，教民進出隨便，怎麼樣都可以。」「噢，原來這樣。」海川隨著鐵三爺往裡走，一層殿一層殿順著北邊這角門往東來，走到第二層殿，路南就是大月台。東大殿前出一走廊，巍峨壯觀，門拱重簷，十分講究。

正這個時候，北屋的簾子板「叭嗒」一響，打裡邊出來一個人，鐵三爺高聲喊：「童俠客爺來了。」海川一看，嚯！這不是輔成鏢局的鏢主、鼓上飛仙丁瑞龍、丁大爺嗎？丁大爺光頭沒戴帽子，頂還沒謝呢。花白剪子股小辮，花白的眉毛斜飛入天蒼，一雙大眼睛閃閃發光，鼻似玉柱，唇似丹塗，一對元寶耳，上嘴唇一字齊口，額下壽毫有一尺來長。嚯！丁大爺還真有份兒。鐵三爺可說：「童俠客爺，這就是我哥哥鼓上飛仙丁瑞龍、丁大爺。」

又對丁瑞龍說：「哥哥，這就是童俠客爺。」丁瑞龍過來了，搶步進身請安：「俠客爺，丁瑞龍給您請安。」「喲，丁大爺，童林不敢當，童林給您請安。」

兩個人彼此打橫都請了安，都有愛慕之意。海川先說道：「聽鐵三爺提到您，我早就想跟您見個面了，一直不得機會。這次，鐵三爺到我家裡頭來送信，我今天才來，與閣下相逢，堪慰平生之願哪。」「俠客爺，您太客氣了，久仰您的大名，聽我們寺裡頭老爸爸經常提到您呢，不瞞您說，您的大名鼎鼎，我丁瑞龍早就有耳聞了，也想到府上去拜望您，就是不得機會。俠客爺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裡面一談吧。」鐵三爺把簾子撩起來，二位進來，室內的陳設也十分講究。眼前八仙桌角站著個人，海川一見這人，瞧著有點兒眼熟，個不高，精瘦兒，一身上黃布的衣服，腰裡煞著絨繩，搬尖灑鞋，白襪子高腰。黃黃的眉毛，一雙大眼睛，閃閃地有神氣。歲數在五十上下，臉上有幾塊傷已經定了痂。「二位認識嗎？」「丁大爺，這是誰呀？」「哈哈，你們二位見過幾次面了，就是沒打過交道。」海川瞧得出來，這人的腦門、鼻樑骨都有傷。這人過來就請安：「俠客爺我給您請安了，真對不起您，我訪了您好幾次，就是不能跟您見面，因為我不敢哪！俠客爺我可栽在您的跟前了，我栽了，我栽了！」「噢！」海川明白了，這可能就是領著我四次溜城牆的那位。海川忙說：「不，朋友，是我童林栽了。」「不，俠客爺，我栽了，我栽了。」他拿著手指頭一指自己的腦門子和鼻樑骨：「您瞧瞧，我這裡有痕跡呀，我栽了！」「不，是我栽了。」丁大爺樂了：「你們二位不打不相交，他也是我們教的一個兄弟，神形無影伍金堂。他只是腿快一些，能為不成。俠客爺從江南押著盜寶的欽犯來到北京城，從菜市口一走，他就在西鶴年堂沖天招牌下站著呢。瞧見您後，他總想拜訪拜訪您，可又不敢，所以他才領著您去溜城牆。」伍金堂搭上話了：「第四次您已經把我截上了，我扭頭一跑，就覺著有人抄我的腳脖子，把我從城牆上扔下去了，好像我聽見這麼兩個字：淘氣。您瞧我這栽的。」「不，伍兄，還是我童林栽了，您在我大樹上拴了城磚，又掐我的辮穗，我都不知道。」「不，我沒那能耐，我只是兩條腿不慢，跟您比比腿，拴城磚絕對不是我伍金堂乾的。」海川心有所思，就憑伍金堂伍爺的本事，能掐我的辮穗，

大褂擺擺上拴城磚？我也有點兒不相信，那麼又是誰呢？神形無影伍金堂和董海川客氣了一番，丁大爺又說：「咱們也就不必客氣了。」

正這個時候，鐵三爺把裡屋的簾子也給撩起來了，由打裡間屋出來一個白鬍子老頭說道：「瑞龍哇，把我和海川，我們爺兒兩個介紹介紹，哈哈……」聲音宏亮！海川一看，眼睛一亮，這位老者，中等身材，猿背蜂腰，身上穿著米色長衫，腰裡煞著絨繩，腳底下福字履鞋白襪子，白棉綢的汗衫；赤紅臉，大白鬍子半截黃，兩道蠶眉斜飛入天蒼，微抬眼瞼，二眸子金光炯炯，亞賽兩盞金燈。喝！老頭笑容可掬，風采可愛，捋著頷下銀鬚站在那裡。

丁瑞龍丁大爺可說話了：「海川，跟老爺子見個面吧！」海川可就愣了：「丁大爺，這位老人家……」「怎麼啦，你不認識了？呵呵……你琢磨琢磨，這是清真寺，老人家能是誰呢？」「噢！您是老前輩，老師海爺吧？」「嗯，哈哈。海川呀，你那徒弟沒有跟你提過我？」「哎呀！老師海爺，老前輩在上，請受晚生童林一拜。」「清真人不受禮，請個安就得了。」海川趕緊跪倒了給老爺子請安。老人家伸手相攬，海川這才想起來，原來這位是金元金老劍客爺。

當初徐源、邵甫、劉俊，三小被困在八卦山十八棵楊，多虧老人家騎著千里追風騎趕到了，救了三小，並且提出來下廣東請王十古會太極，才把二小拿住，國寶還朝。說真的，老前輩對我童林有恩哪！海川至至誠誠地給老人家道謝：「孩子們多虧您老人家搭救。」「哈哈，海川哪，不用客氣，徐源、邵甫是你哥哥侯振遠的弟子，跟我另有淵源，將來你會知道的。你的孩子也不屬外，這是我應當責份的事。我從江南早就回來了，最近你倒好哇？」

「托老人家的福。」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咱們把這事情說穿了，鐵木金我叫他在寺裡邊擔點兒事就行了，伍金堂幾次拜訪你我都知道，我對他說，你也不是壞人，就跟海川見個面，可是他又不肯，因為他就是腳程還比較快點兒，別的能為不行。我說你要這麼樣乾，海川要是拿你不當個朋友，你可有點兒危險。最後呢，他還是栽了跟頭了。至於你說到拴城磚的事，他倒是沒跟我提，這個小孩還不會說瞎話。得了，我們大伙兒坐下，獻上茶來。」

大伙兒喝著茶，先從鐵三爺提起，又提到鼓上飛仙丁大爺，海川也把自己的事情說了。爺兒們喝著茶，交著心，談著話，這個工夫可不小了。

老師海爺喝著茶問童林：「海川哪，我聽說你奉師命興一家武術，叫八卦綿絲盤龍掌。說真的，這趟功夫，我這麼大年紀只是聽說過，還沒有看過，海川，你今天既然來了，能不能到月台以上，練趟功夫讓我們爺兒幾個開開眼呢？」別人讓海川這樣練，海川不一定練。可老師海爺一說，海川可就不能不練。因為是老前輩，甭說對自己，就是對自己的哥哥侯振遠，老人家都有恩。自己最敬仰的人讓自己練一趟功夫，怎麼能不練哪？而且自己練出功夫來，讓老前輩看看，哪一招，哪一式，功夫不到家，老人家給指點指點，這不是好事嗎？「泰山不讓寸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。」

不能因為我是泰山了，我這土多，再來的土塊兒我不要；那還成呀？什麼土到我這兒我都吸收，以鞏固我的大；我是河、我是海，給來幾滴水，我不要，那不成呀，什麼水我都要，只有其它的水來了才能幫助我的水越來越多，越來越深。我有能耐就不能拒絕老前輩的指點。海川虛懷若谷，是個謙虛的人。

「老人家，按理說我不敢班門弄斧，既然老人家吩咐，弟子倒要獻丑，請老人家指點指點。」「海川，你太客氣啦，哈哈……那麼好吧，我們大伙兒都到月台上吧。」海川把包袱放在桌上，大伙兒都從北屋裡出來了。

月台設在西殿和東殿的中間，上頭鋪墊得十分平整。在這個月台上練功夫，那是天然的一個好場子。月台有兩尺多高，海川一個人上了月台。「海川，好好練呀。哈……，我來看看。」老師海爺是老前輩，不過有點兒放份兒了。海川規規矩矩一躬到地：「老前輩，丁大爺、伍爺、鐵三爺、大家給我瞧著點兒。」就看海川臉衝著東，往那兒一站，氣貫丹田，二目凝視，心無雜念，左手從前，右手在後，左腳虛，右腳實，拿樁站穩，龍驤虎座，提頂調檔，二目凝視，腳下不丁不八。站好了以後，取無極之勢，然後晃動身形，走開了過步，雙掌揉動。喝！當初老師在臥虎山怎麼教的，現在就怎麼練，因為老師海爺是高人，海川不敢疏忽大意。八八六十四式八卦綿絲盤龍掌，外加三百八十四爻盡命連環掌，運用自如！說真的，海川自己都感覺到美呀。

咱們這也不是捧海川，八卦掌練到童林這份兒，真是爐火純青，登峰造極，想到哪兒，練到哪兒，自己心念合一。這個招術一出來就非常的好看，功底扎實。鼓上飛仙丁瑞龍一瞧，心說：哎呀，我丁瑞龍受老師鐵掌賽崑崙方飛、方四爺的親傳十六載，南七北六十三省闖蕩江湖，我總認為自己的能為不錯，到現在海川把功夫施展開了，人家可比我丁瑞龍勝強萬倍呀！丁瑞龍非常欽佩海川。伍金堂一瞧呀，兩眼發直，暗道：幸虧我沒叫他逮住，要是逮住把我當成壞人，我的命就沒了，人家童林功夫確實好，盛名之下，名符其實呀！不枉人家南下七省露過臉。鐵三爺這麼一瞧，暗自思忖：我三頃二十畝，再把我那倆哥哥六頃四十畝攔在一塊，我把它們都賣嘍，也練不出來！我遇不到這樣的名師，看來這武術是練到老，學到老，真正的功夫不遇名師，很難有所造詣。大家都以欽佩的眼光看著。老師海爺一瞧，童林的功夫確實不錯，三十歲的人，功夫能到這種程度，那可就不簡單了。不過老師海爺看海川練八卦綿絲盤龍掌時，洋洋得意，心裡可就有點不高興了。他想：這小孩兒有點兒狂，我得打打他的狂氣。老頭樂了：「海川哪，別練了，我當是什麼南七北六十三省，赫赫揚名的八卦綿絲盤龍掌，敢情也是彈腿。」

其實老師海爺這話沒說完，他的意思是，你這個功夫也是從彈腿裡演化出來的，那麼這個話也算不錯。南京到北京，彈腿出在教門中，說真的，清真門彈腿那了不起。從武術來說，各門武藝之長都能把彈腿的精華演化進去，這樣說也未嘗不可。沒想到，老師海爺剛說到這兒，童林把架式收住了。心說：啊！師父讓我興一家武術，我這功夫是彈腿呀！教給我彈腿，我興得出去嗎？

彈腿是人家清真門拿手的功夫，師父怎麼還讓我興一家武術？別人說這話，我就跟他翻了，甚至當場跟他較量！可老師海爺是武林中的老前輩，說出來話，哪能無根無據呀？海川心裡一陣難過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猛然間有幾個人從西往東走來，口誦：「無量佛！」「彌陀佛！」聲音宏亮，十分有力。海川和老師海爺等眾人都回過頭來往西看，來了四個人：兩道一僧、一俗。前頭這位老仙長，肋下佩劍，銀灰色道袍，銀灰色中衣，厚底雲鞋，一部銀鬚飄灑在前胸，兩道蠶眉斜飛入鬢，一雙慧目神光足滿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一對元寶耳，謝了頂挽發招冠、竹簪別頂，背插塵尾。第二位，個兒高點，長方一張臉，兩道劍眉，一雙虎目，鼻正口闊，大耳垂輪，一部銀鬚青滿前胸，挽發招冠，金簪別頂，背插拂塵，腰佩寶劍，這位老仙長耷拉著臉兒不高興。再往後是一個大和尚。哎喲！這個和尚，晃蕩蕩平頂身高得在八尺開處，前胸寬，臂膀厚，虎背熊腰，穿黃僧袍，黃中衣黃僧鞋，白綾的高腰襪子，四方大臉，兩道抹子眉雪白，斜飛入鬢，壽毫老長，慧日放光，鼻如玉柱，唇似丹霞，天生來的羅漢相，頭頂上明顯顯露著六塊受戒的香疤拉，背插拂塵。最後這位也是個大高個，晃蕩蕩身高過丈。按海川看來，這個大個比於恒、甘虎的個兒都高。

前胸寬背膀厚，肚大腰圓，膀闊三停呀！身上穿著一身藍，煞絨繩，斜插柳背著一個包袱，背著一條鑲鐵虎尾三節棍，真有鴨蛋那麼粗，肩膀上扛著亮銀方便鏟。再往臉上觀瞧，四方一張大臉，黑窪窪的臉膛，兩道花紋的眉毛三道旋兒，一雙金睛，獅鼻闊口，大耳垂肩，青鬍子茬兒，辮子在腦袋上這麼一盤。海川一瞧這四個人，可高興了，前頭這兩位仙長，正是自己的兩位授業恩師：談笑清居無極子、二爺尚道明，愛蓮居士、太乙劍客三爺何道源，不過都帶著寶劍呢。和尚、大個兒，海川都不認識。

尚道爺、何道爺怎麼到這兒來了？原來，玲瓏島一戰之後，嚇跑了司徒明，海川師徒回了北京，王爺他們去了杭州。八爺田方子步重新安置了玲瓏島，剛和兩位道長回到八卦山沒住幾天，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老劍客張鴻鈞就來信了，讓尚道明、何道源上趟江西，這麼著哥兒幾個分手了。尚道爺、何道爺來到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，面見老恩師太極八卦庶士張鴻鈞。

行禮之後才細問：「老師，找我們哥兒倆有什麼事嗎？」爺兒三個坐下，三爺看看尚道明、何道源，然後說道：「我有心讓你師兄、師弟們也來。後來一想，驚動這麼多人也不太好。知道嗎？明年在北京蟠桃宮，鏢行要舉辦一次『三月三』亮鏢會。」兩位老劍客爺聽老恩師這麼一說，當然知道。過去也有過，但不知道明年的亮鏢會有什麼意思。便問：「老人家，這個亮鏢會與咱們有

什麼關係？」「唉！你們不知道呀，因為康熙皇上的二哥、英王富寶臣痛恨權臣廢長立幼，越次傳宗，把他的地位弄沒了，所以他一口氣逃奔四川，在白龍江內的劍山小蓬萊嘯聚山林，招納亡命，搞來搞去，武林高手可就請來了不少。招軍買馬，聚草屯糧，按正規軍訓練，有意圖謀不軌。他們準備好了，要起事造反，推倒康熙皇帝。三月三鏢會就由於噢，這裡還有秋田他們的事，他們的兩號鏢局改了字號，未能通知眾同業，劍山的人就抓住這一點，準備要成立十三省總鏢頭。劍山小蓬萊的山眼，就是北京城孝順衛衛『西勝鏢局』的鮑氏弟兄，通過他們要奪取十三省總鏢頭。把總鏢頭奪到手就可以在十三省設立總鏢局的分會，他們就可以打發武林高手暗入十三省，定好了日子，同時造反。這樣一來，於朝廷不利，於百姓不利。所以必須通過鏢局，破壞他們奪取十三省總鏢頭的詭計，不能讓他們得逞。據說劍山小蓬萊要派軍師雲台劍客燕普燕雲下山，帶著一部分人到北京城，奪取十三省總鏢頭，當然為師也要啟程前往。主要的是你們兩個人必須到北京城，設法阻擋他們，萬不得已為師也要出馬，不能讓他們得了逞，你們倆聽明白了嗎？」「師父，我們聽明白了！只是我們倆連寶劍也沒有。」張鴻鈞劍客也知道這兩個徒弟太窮，便來到裡間屋，拿出雌雄寶劍兩口，純鋼打制。

說道：「你們兩人拿著吧。不過時間還早哪，到了時候你們再去，最好不要往外聲張，以免打草驚蛇。」尚道爺、何道爺謹遵師命，由打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出來。哥兒倆想，時間還長呢，尚道爺說：「咱們可以到遼東訪訪朋友。」這樣老哥兒倆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來到昌黎縣內。

昌黎縣有一片大山叫青雲山，青雲山有一座大廟，叫青雲寺，青雲寺的老和尚跟這哥兒倆不錯。他們來到青雲山的山腳下，順著山道上來。山勢雖然不高，但綿延不斷，起伏有序，層巒疊翠，十分青鬱。等來到青雲寺一看，這座大寺廟修在山頭，鷹不落的長牆，虎皮石的下基，前後共七八層殿堂帶塔院。來到角門這裡，輕輕一叫門，一個門頭僧把門開開了，問道：「彌陀佛，二位道長找誰呀？」「我們打聽打聽，你們老方丈智覺禪師在不在廟內？」

「彌陀佛，我們老方丈智覺禪師早就圓寂了。」「噢！幾年不見，智覺禪師已經圓寂了。那麼現在的方丈呢？」「現在的方丈，是從陝西關帝廟請來的，人稱青雲長老、寶鏡高僧。」哥兒倆一聽心裡痛快：原來師弟在這廟裡，師弟比智覺更近了。尚道爺忙對小僧說道：「寶鏡高僧既你們這兒的方丈，請告訴他，就說他師哥來啦，我叫尚道明，他叫何道源。」「您候一候。」小和尚撒腿奔裡跑，時間不大，裡邊笑著出來一個人：「噢，哈，哈，師兄啊，哪陣香風把你們倆給吹到了青雲山的敝寺呀？彌陀佛，小弟問訊啦。」尚道爺、何道爺單掌打稽：「師弟，別來無恙呀？」見完禮，和尚寶鏡把他倆請到禪堂。坐下以後，獻上茶來，兩位老仙長先把自己的來意說了：「我們要去遼東訪友，沒想到路過青雲山，想起智覺禪師來了。有些年不見，我們哥兒倆到這兒來看看，沒想到他已經圓寂了，後來打聽你在這兒啦。」「可不是嗎，什麼事都有個巧勁兒。」青雲長老寶鏡也把自己的事提了。

青雲長老寶鏡禪師原在井陘大道娘子關核桃園的白馬關帝廟，後來把這廟給了徒弟水底金禪碧霞僧，老和尚就退到陝西長安城關帝廟，打這兒之後，老和尚算是隱了。寶鏡禪師兄弟四個，大師兄就是鐵善寺的水晶長老亞然和尚，二師兄在四川天海莊天海寺，叫天海佛霞公長老門瑞，青雲長老行四，他的三師兄是太原府西風寺西風長老秋禪。這師兄弟四個，全都是皈依三寶，稟教沙門，得道的高僧。他們四位的老師就是四大名劍的二爺——山西太原府壽陽縣姜家屯的老和尚碧目金睛佛姜達姜本初。姜老劍客爺和三爺張鴻鈞是師兄弟。下一輩水晶長老亞然和尚跟尚道爺、何道爺、莊道爺、谷道爺他們又是叔伯師兄弟。時間一長，青雲長老寶鏡禪師也準備到遼東去訪訪朋友。

這樣，老和尚把陝西關帝廟安置安置，帶著自己的亮銀方便鏟、衣鉢戒牒三寶，可就奔遼東來了。路過青雲山，老和尚到青雲寺來掛單，沒想到寺裡的老方丈智覺禪師圓寂了，寶鏡和尚也得跟著唸經呀。等修起塔來，事情辦完了，所有的僧眾恭請青雲長老寶鏡禪師：「您別走了，您在這兒給我們當方丈得了。您老人家會武藝，您有道高德重的高僧，智覺禪師在這兒哪方面都不錯，就是有一樣，廟裡的香火不盛，咱們吃喝都費勁。您老人家當了方丈以後，無論如何要扭轉這種局面。」青雲長老寶鏡禪師說：「好吧，既然你們大伙兒樂意，我就把首座接過來。」老和尚寶鏡接過首座方丈之後，參拜了佛像，參拜了廟宇。老和尚琢磨，這廟裡前後有一百名僧眾，哎呀，怎麼能讓他們吃好喝好？這個廟香火不盛，施捨的不多，怎麼能扭虧為盈呢？

後來老和尚想了個主想，對和尚們說：「咱們能不能在青雲寺成立個把式場，多招點兒學生，多進點兒束脩銀子，不也等於進香錢了嗎？」僧眾們聽完一想，也對。就說：「老方丈，您願意怎麼辦，就怎麼辦。」「好，咱們再投點兒資。」結果呢，把後門開開了，準備了五間房，打好了場地，買了龍頭鳳尾的兵器架子，老方丈戳起大桿子來，在這兒可就教上徒弟了。這樣一來，可就好多了，因為徒弟盡是有錢的。教了一年多，廟裡頭多少富裕點兒了。

這天，吃完早飯以後，門頭僧進來稟報，說咱們昌黎縣的大財主樸家莊的樸成樸老員外拜見您來了，正在山門外恭候。「彌陀佛，有請！」老和尚寶鏡知道樸成樸老員外是昌黎縣的首戶大財主，他想：我要能把這樸老員外吃上的話，這廟裡的一百多人吃飯就不發愁了。他到這兒來幹什麼呢？時間不大，把樸老員外請到禪堂。老員外抱拳拱手道：「高僧啊，小老兒給高僧行禮。」「彌陀佛，老施主，貧僧不敢當，請坐，老員外，您到敝寺來一定有事吧？」「我剛剛聽說，大師傅您在這戳了大桿子，教了把式場。廟裡的僧眾多，人不敷出，香火不太盛。這麼著……哈，哈，小老兒佈施幾個錢。」

說話把緣簿拿過來，馬上就寫上了：「佈施紋銀一千兩。」老和尚一想：怎麼一見面就給一千兩銀子？這樸老員外要幹什麼？便探問道：「老員外，您到底有什麼事呀？」「嗨，我二老夫妻，家資萬貫，花錢是不發愁，可就是生下一個傻傻呵呵的兒子來，這孩子胳膊腿上一股粗，蹲都蹲不下。我打算請老師傅教教我這孩子。如果方丈能教孩子一點武藝，將來把身子骨練壯嘍，我還多多的佈施。」「噢，您把令郎帶來了嗎？」「我帶來了。」「好，好，您把您的少爺帶進來，讓我看看。」時間不大，老員外派幾個人把兒子給帶進來了。「爹，爹爹。」其實這孩子不是傻，說話嗲聲嗲氣的，才八歲呀。這孩子比一般人可高得多，就是胳膊腿一樣粗，上下跟一個大木桶似的。

樸成對兒子說：「你過來，給高僧行禮。」「高僧，鹿兒給您行禮啦。」「這孩子我給起的小名叫鹿兒。」和尚一瞧確實不好教，但是人家佈施了一千兩銀子，我這廟裡又挺窮的，怎麼著我也得留下呀。寶鏡和尚便說：「老施主呀，您把令郎放在我這裡，您只管放心，我不會虐待他。我好好地給您教一教。」「噢，好，好，我謝謝您哪，我孩子在這兒打攪您，得吃得喝。」說著，又奉上二百兩銀子道：「這是我孩子在這裡的伙食費用，該吃什麼吃什麼，他用錢我單拿，您看好嗎？」「噢！好，好。」老和尚心說：初次見面就一千二百兩，這財神爺我不能得罪，怎麼著我也得給他教教。老員外拜了佛祖告辭走了。

吃完飯以後，老和尚把樸鹿兒叫來道：「鹿兒，我教給你一個架，你蹲蹲試試。」寶鏡和尚教給樸鹿兒騎馬蹲襠式，就是右左手拐著伸出來，跟要敬禮一樣。這右手是個掌，左胳膊伸平了，手是個鉤子，一隻掌，一隻鉤子，兩隻腳尖往裡兜著一點兒，腿要伸開，和肩一樣寬，然後往下腆胸疊肚，從屁股一直到膝蓋蹲平了，這樣才成哪。這是練武術最基本最基本的功夫，但是樸鹿辦不到，擺好了往下一蹲，「咕唧」，來了個屁股蹲兒。怎麼回事？

他的腿彎不了彎兒。「彌陀佛，起來，起來，不用怕，再來，再來。」樸鹿站起來往下又一蹲，「咕唧」把地砸一個坑兒。他蹲一次來個屁股蹲兒，蹲一次來個屁股蹲兒。老和尚這一瞧，就說：「不行，吃飯去吧。」吃完飯後，稍微地休息休息，再練。一連三天，老和尚心說：老員外爺，您給我多少錢，這筆錢我要掙不上了，因為這個孩子實在是太笨，他的胳膊、腿不能回彎兒，這多麻煩呀！寶鏡和尚就對樸鹿說，「孩子啊，這功夫你練不了哇！」「師父，我也知道，我練不了，您說有什麼法子呢？」「這樣吧！我把你送回家去吧。」說好了以後，老和尚帶著樸鹿來到樸家莊樸老員外的家門口。

樸老員外家是大財主，有的是牛和羊，一欄一欄的牲畜十分興旺，門口外一拉溜兒有十六棵龍爪槐樹，一邊八棵。老和尚帶著樸鹿來到門口，家裡人可就瞧見了。膽子大點的一位家人問道：「大師傅，您可真有能耐，我們少爺剛出去三天就給教出來啦？這回他能拉屎了嗎？會蹲了嗎？」老和尚心說：剛三天就教出來了？照樣還是不行。寶鏡和尚對家人說：「把老員外請出來吧。」

「您候著。」家人轉身奔裡走，時間不大，老員外樸成從裡頭出來了，驚訝地問：「您把我孩子教出來了？」「有什麼話咱們裡邊說去。」

一直來到客廳坐下，家人獻茶後老員外爺問：「您看我這孩子怎麼樣？」人家老員外爺給錢了，咱也不好推辭呀！老和尚不能說不行。只好推卸地說：「這個，老施主呀，令郎不是不能學。只是現在不能學，他的腦子還沒開化，在家裡再呆三年以後，腦子再開化開化，然後給我送回去，自然一學就成了，現在還不行。」其實，老和尚就是想推辭推辭，暫時不成，您先給我們佈施些銀子。過三年以後再說，這是個借口話，推辭話。但是老員外爺當成真的了：「大師傅，我謝謝您了。您雖把我孩子送回家，還是每月的佈施我照付。不過都一樣，您應給我孩子留下一手工夫，讓他在家裡練著，您看怎麼樣？」

寶鏡和尚道：「好吧！等貧僧走的時候，我看練什麼合適，再教他一遍。」

老員外爺樸成吩咐準備齋飯，讓老劍客青雲長老寶鏡禪師吃了飯，然後告辭。

樸老員外帶著幾個人往外送，一邊走一邊急著問：「您看，給我孩子留下一手什麼功夫呢？」老和尚憋了半天，發現了院裡有好多小牛，便說道：「把這小牛拉出一頭來。」工夫不大，把一頭小牛牽到老方丈眼前，寶鏡禪師對樸成說：「老員外爺，您瞧見沒有，令郎沒事兒的時候，讓他托住小牛的肚子，沒事就托牛，這牛不但不能殺，而且要好麩子好料喂養，精心照顧。總用這頭牛，不能換，以托起為止。您记住了嗎？這是一手功夫。」「謝謝大師傅，沒事讓他托牛。」「對啦。」「您再給他留下一手。」老和尚心想：這真為難呀，留下什麼呢？一邊走一邊琢磨，一直走到門口了，老員外問：「老師傅，您不再給留手功夫嗎？」老和尚心有所思，就說：「老員外，您這不有十六棵樹嗎？」「不錯。」「您告訴鹿兒，要是托牛托累了就讓他用左右胳膊打這些樹，左右腿踢這些樹。但是，這十六棵樹要讓人看好嘍，不能損壞，專讓您的少爺練功用。」「您說的這些，我都能辦到。」這樣，老和尚回去了，依然教把式場，到時老員外爺樸成按時送銀子來，這些銀子不但夠吃、夠喝，還有了富餘。

三年的光景，青雲寺果然發了財。僧眾們的僧袍，單、夾、皮、棉一年四季穿戴之物，每人都做了好幾身。吃齋的時候全都是大饅頭、大米飯。大伙兒十分感謝寶鏡長老。這一天，吃完了早齋以後，長老坐在禪堂裡休息。

門頭僧「噫噫噫」地跑進來道：「彌陀佛！老人家，樸家莊的樸老員外帶著他的兒子來了。」老和尚一哆嗦：壞啦，又給我送來啦！我怎麼能再支他個三五年的，我的廟起碼夠吃、夠喝了，我就推了。「彌陀佛，有請！」時間不大，老員外帶著兒子樸鹿進來，老和尚一看，樸鹿晃晃蕩蕩跟半截黑塔一樣，又粗又壯，兩隻大眼睛真有神兒。這樸鹿怎麼不發呆了？老員外趕緊跟老方丈彼此見禮。又對樸鹿說：「鹿兒呀，給師傅行禮吧。」「恩師在上，弟子樸鹿參拜。」會說話了。嘿！寶鏡禪師很高興。忙說道：「彌陀佛，起來！起來！您爺兒倆今兒個怎麼這麼閒在呀？」「高僧呀，我謝謝您啦，您給我們孩子留下的這兩手練出來了。」

「噢，您說說。」「鹿兒把這頭小牛犢子托了三三年。一天到晚好麩子好料喂著牛兒，你猜這牛有多大分量了？都五百多斤了。但是樸鹿從小就托這小牛呀，沒事就托它。這五百多斤的牛托起來，胳膊都不顯累。一托就托半天呢！再說這孩子的胳膊也有勁兒了，天天打這十六棵門槐，一胳膊打下去，這槐樹「嘩嘩」地山響，腳踹也是一樣。高僧呀，他越來越聰明了，現在，不但胳膊、腿腳靈便了，而且腦子也靈活了。您說這是怎麼回事呢？」寶鏡和尚有些含混搪塞地說：「老員外，這個……這是您家門有德呀，練出功來了。」其實，老和尚心裡明白，拿胳膊打這槐樹，只不過是操練操練筋骨，操練操練皮膚，長進是長進，但主要的功夫是在托牛上，他托牛的時候得用力，牛隨著日月增長，力量隨著日月增加，他一用力，內五臟全得用力，慢慢地他的腦子開化了。三年了，這是該著的事。「老員外，您把令郎放在我這裡吧！他現在行啦。」「您說三年後給您送來，孩子還真成了，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。」老和尚一想：嘿！這青雲寺真是青雲直上了。

老員外給了五萬兩銀子，擴大了把式場，重新修建了青雲寺。老和尚在這兒辛苦教樸鹿，有這三年的打樹之力，三年托牛之功，教給樸鹿渾身橫練，骨硬如鋼，一口真氣能抗刀槍。老和尚教給他一條鑲鐵虎尾三節棍，棍沉力猛。眨眼間一晃就將近十年，樸鹿都二十好幾了，他身體高大，能耐也真好了。樸鹿還有一樣本事，能竄能蹦，這可不簡單，比傻小子於恒都棒。寶鏡和尚給他起了個外號，叫生鐵牛樸鹿。這青雲寺讓樸老員外給佈施得也了不起了，置了很多的廟產，再加上僧眾們多少也能乾點兒活，勞動勞動，就是沒有香火收入，也有飯吃，老和尚總算有了功勞，青雲寺很不錯。

這次尚道明、何道源來了，師兄弟見了面，老和尚才把青雲寺的事情說了。和尚傳話，「來呀，把樸鹿叫來。」時間不大，樸鹿一挑簾進來了：「師父。」「哎，見你兩位師伯。」接著又對尚道明哥兒倆說：「這就是你姪子樸鹿，我給他起的外號叫『生鐵牛』。」「師伯，姪男樸鹿拜見。」兩位仙長一瞧，可不是這孩子會說話了。「姪兒免禮。」「多謝師伯。」問了問孩子功夫，嘿！對答如流，一點兒都不傻，太好了。

師兄弟幾個說話說長了，才把老劍客爺張鴻鈞到北京的事情說出來了。

寶鏡禪師也說：「西河沿東光裕鏢局，金弓小二郎李國良也給我下了張請帖，約我參加明年三月三亮的鏢會。要不這麼辦，咱們去一趟。」老仙長尚道明點頭道：「我給你教出一個師姪來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叫童林。」寶鏡很高興：「我早就聽說了，我琢磨著是你們倆教出的弟子，這個孩子可給咱門戶露大臉了。頭下南七省請國寶，北高峰獻藝，賀號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咱們上他家住著去。」尚、何二仙長點頭：「太好了。可樸鹿賢姪呢？」寶鏡和尚說：「可以告訴他父母，就說跟著師父上北京。」老哥兒三個商量妥當，安頓好了，爺兒四個從青雲山起身進北京。

路途很近，時辰不久就到了北京城。跟人一打聽安定門裡富貴巷雍親王府，爺四個便進了阿斯門，來到府門這兒。再一打聽教師爺的家，這樣爺四個才到海川家中。「叭、叭、叭」一叫門，底下人把門打開了問：「您找誰？」「童林在家嗎？」「您候著啊。」時間不大，劉俊出來了：「喲，師祖！」趴在地下磕頭。孩子們都過來行禮。「我師父不在家，今兒一早到牛街清真寺去了，是丁大爺派鐵三爺把我師父請去的。」老哥兒仨想：住在童林家不太方便，人家裡有女眷，童林到清真寺，咱們跟節海爺也不錯，怎麼不上清真寺去呀？哥兒仨商量已定，劉俊要陪同前去，三位老人不許，便從海川家出來，帶著樸鹿直奔清真寺。

來到清真寺順著角門往裡來，正聽見老節海爺喊：「什麼八卦盤龍綿絲拳呀，你這是彈腿！」老節海爺意思是說，你這是從彈腿裡運划出來的。這後幾個字兒還沒說出來，這哥兒倆念佛了，氣得寶鏡也念佛，海川也在發愣。

海川暗自思忖：敢情是彈腿，師父呀，這怎麼能讓我興一家武術呢？老節海爺一瞧，壞了！我這裡說人家徒弟，師父來了。老哥兒仨過來跟老節海爺彼此見禮，寒暄了幾句。鼓上飛仙丁瑞龍等眾人都過來，跟兩位仙長和高僧行禮。最後海川過來給師父行禮。這時，老節海爺金元往裡讓：「咱們屋裡說話去吧。」尚道爺一擺手：「老節海爺，您讓我徒弟在台上練功，又說海川練的這是彈腿，他練的哪一招是彈腿？」「啊，尚道爺，我這是跟他鬧著玩。」

「不能鬧著玩，因為海川的功夫正在上進之期，我讓他另立門戶發揚光大，您說他這是彈腿，這不是當頭給他一棒嗎？因為練彈腿，還練得過您清真貴教去嗎？那是貴教的拿手功夫！您不給我指出哪招是彈腿來不行。」「這個……，道爺，我這是跟海川放個大話，鬧著玩哪！他的功夫根本不是彈腿呀！」「既然不是，您老節海爺為什麼說呀？說出來多大影響，因為您是武林的老前輩呀。」尚道爺、何道爺、寶鏡禪師哥兒仨一起對付老節海爺。老節海爺急中生智道：「哎，這麼辦吧，我這兒有幾樣小玩意，我練出來了，您練出來了，童林就不是彈腿。我練上來了，你們哥兒仨練不上來，那麼童林練的就是彈腿。」就叫寒拘著火了，雖說寶鏡禪師是出家人，但也沉不住氣呀。「彌陀佛，老節海爺，你這可不對。你是要憑功夫把我兄弟三個給撇了！好啦，你拿出什麼樣的功夫來？我們開開眼。」「咱們大家全上月台吧！」

海川下來，這老哥兒四個上了月台。「瑞龍，給我預備桌子。」好像老節海爺經常練這手功夫。時間不大，硬木的八仙桌放在月台的正中，桌面的正中間放著一個大海碗，拿過一個水壺來盛上了水，倒得滿滿的，說真的，微微地一動就灑。得了，大伙兒全下去了，老節海爺一伸右手攥住這桌子一條腿的底部，左手一捋鬍子，說了一聲：「起！」一隻手就平著把這八仙桌給端起來

了。海川點了點頭，心說：就這一手，一般的人就辦不到。就看老爺海爺右手端起八仙桌，那碗裡的水紋絲不動，他一口氣在月台上跑了三圈，離開這哥兒仁可遠了。只聽老爺海爺大喊一聲：「接著。」右胳膊微然一震，「喇！」這八仙桌從手裡飛出去就奔寶鏡了。寶鏡禪師拿四個指頭一沾桌腿一斂神，「喇」地這麼一轉身，順著寶鏡禪師的左腕子也跟著出去了，老爺海爺接著了，轉了一圈，「喇」又奔了尚道爺了。尚道爺四個手指一沾桌腿，卸了力，平端著之後，「喇」又奔老爺海爺了。老爺海爺轉了一圈，「喇」又奔何道爺來了，何道爺轉了一圈，也奔老爺海爺了。老爺海爺一個人逗他們僧、道哥兒仁，後來覺著不大合適，就自己端著這桌子腿練開了。

這功夫可就不小了，把爺兒幾個都看直了眼。伍金堂、鐵三爺沒看過這驚魂動魄的功夫呀！連海川都點了點頭，心想：看來練到老學到老呀！人家四位成名的劍客，那功夫才算到家呀，自己還得好好地練啊。海川一邊想一邊看，這桌子飛也似地兜起風來，真是技藝純熟運用自如。最後，老爺海爺把桌子接住，大伙兒過來一瞧，這碗水，沒灑一點兒。

伍金堂把這碗水端走了，拿塊抹布來重新把桌子抹乾淨了。「三位過來，這頭一手轉桌子，三位就算練上來了。再看看，我這第二手。」尚道爺、何道爺一想，完了就完了吧，您怎麼還有第二手？「無量佛！老爺海爺，這第二手是什麼呢？」老爺海爺馬上派伍金堂拿來一刀元書紙。然後說道：「諸位看看，這是一刀一百張，一張不差，平平地放在八仙桌的當中。」老爺海爺一伸手往這當中一放，眼望眾人說道：「我這巴掌在這裡放著，我打丹田提一口氣，說一聲『嗨』，九十九張沒毛病，最後一張，就是第一百張上頭有個巴掌印，我用氣吹上一下，這巴掌印就得掉下來，正是一隻手，這叫『隔山打牛』。」這就是童海川練的「八步打燈」的真功夫，也就是氣功。您發出功來，當中有什麼接著的，都擋不住，直到最後，您用在什麼地方上，什麼地方就見功，這一招，沒有內力辦不到。老爺海爺說完了，把這右手放好嘍，左手一捋頰下銀鬚，說了一聲「嗨！」由打腎眼一口真氣運起來，老爺海爺把手提起來了。看了看九十九張沒毛病，第一百張拿起來，果然有個巴掌印，輕輕地用嘴一吹，「撲！」這巴掌印掉下來了。大伙兒「嘩」一鼓掌。海川一看這招還可以，他也能來兩下，丁大爺也能湊合，但鐵三爺跟伍金堂就根本不可能了，他倆看得是目瞪口呆，兩眼發直。「來吧！你們哥兒仁試試。」青雲長老寶鏡禪師過來了：「彌陀佛，九十九張紙放在這裡，貧僧用四個手指按上，我說一聲『嗨』，第九十九張上也沒有痕跡，只在九十八張上有痕跡，貧僧一吹『撲』就掉下來。眾位看吧。」這老四位比上勁兒了。寶鏡禪師把四個手指平放，「嗯！」鼻孔之中省力，氣貫在丹田，「嗨！」的一聲之後，拿起來看紙，果然前九十七張和第九十九張都沒事，唯有九十八張上四個手指印，一吹「撲」一下掉了。眾人「嘩」一鼓掌。寶鏡禪師這算練下來了。何道爺說：「這好，我的師弟用四個手指，貧道我用三個手指頭。」說著，何道爺將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放在紙上，老仙長也是丹田提氣，說了聲「嗨！」九十八張紙中唯有九十七張上有三個手指印，用嘴一吹，「撲」掉了。「喝！」大伙兒齊聲喊好。尚道明過來：「這麼辦，山人用兩個手指頭。」說完，將食、中指放在紙上，「嗨」了一聲，氣貫丹田，一抬手九十七張紙中，唯有第九十六張上兩個手指印，「撲」一吹也掉了。老爺海爺臉兒一紅，這招沒有拿住兩位道爺，一位高僧。尚道爺又問海爺：「您還有什麼出手的？」「啊，我還有一手功夫，咱們還得練練。走，瑞龍，派人把我的點穴鏢拿來。」時間不大，丁大爺把老人家的單只點穴鏢拿來，又拿來一根繩兒，這繩兒有三尺多長。大家來至東殿的前廊上，抬頭往上看，很高很高，不是有重簷和椽子頭嗎？老爺海爺一拔腰，就上了東大殿了，在這簷頭上蹲下來，用手一摸，敢情這上邊兒有老爺海爺練功的鏢頭釘。老爺海爺把這繩兒就拴在鏢頭釘上的一頭，又把另一頭拴在單只點穴鏢的粗頭上，拴兩扣兒，一扣兒再係一扣。然後慢慢地一撒手，這繩兒底下拴著單只點穴鏢懸在半空，老爺海爺就下來了。

這段書叫僧、道、俗會篩海。按理說，像談笑清居無極子尚道明、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、寶鏡禪師、老爺海爺金元，他們四位的身位就不應當動手啦，真要是擦拳比武，又沒有那個仇恨，況且眼前站著的都是他們的下輩，甚至是晚幾代的人，萬一哪個人一失手，這一世的英明付之流水，很不應當啊。那麼這件事情可是他們雙方的不對，首先是老爺海爺不對，他不應當說童林練的是彈腿，做長輩的哪能這樣呀！甭說童林這個人還不狂，就算童林在長輩前面有點發狂，也應當從正面規勸。相反的尚道明他們哥兒仁也有不對的地方，既然老爺海爺把話都說出來了，能收回去算沒說嗎！也不能得理不讓人，非要質問老爺海爺，我這招裡哪一招是彈腿？老爺海爺也無法答覆，如果老爺海爺真沒本事，也要吃尚道爺哥兒仁的虧了。但是人家老爺海爺有能耐呀，這樣寒著火啦，騎虎難下，才有這三試絕藝。比如說，他們哥兒仁練的武藝，跟老爺海爺比的是三樣東西，哪樣都不好練，哪樣都得十幾年的功夫，如果誰一個練不上來，他們可就栽了。

老爺海爺從房上下來了，尚道爺就問：「老爺海爺，您懸的這點穴鏢是怎麼練法？」篩海爺說：「尚道爺、何道爺、寶鏡禪師，您們看見沒有，要兩個手指頭一抬，把這點穴鏢的小頭兒掐住，因為小頭向下的。一坐腕子『喇』地一下，把這點穴鏢給悠起來，跟前簷一平，這就很高了。人隨著一悠起來，當它的力往下行的時候，人的雙腳輕輕一點鐵鏢，就得落到這鐵條棍上，跟著往下一沉，然後拔腰上房，棍兒下來了，他上房了，這就算練成。如果你飛身行落在棍兒上，棍兒下來了，人也下來了，就算你輸了。」這手功夫說起來很容易，做起來很難，不到他們幾位的身位練不上來。老爺海爺說完了，尚道爺點點頭：「誰先練呢？」寶鏡禪師過來了：「這麼辦，二哥您先練，二哥練完了，三哥練，然後瞧小弟的。我練完了，老爺海爺再練，讓老爺海爺最後練。」尚道爺說：「好吧。」就拿這手指頭一悠，單只點穴鏢「喇」地一下起來了。人們眼睛往上看，只見尚道爺往上一縱，腳尖一點地，一弓腰，抱元守一，「一鶴冲天式」，身輕似燕。當這鐵條還往上走時，尚道爺輕輕飄落到鐵條上，再落到這點鏢上來，隨著點穴鏢往下一落，尚道爺「叭」一拔腰，「噌」來到東殿頂上。「無量佛！」一聲佛號，尚道爺飄身而下，眾人一鼓掌，喊好。何道爺也練上來了。兩位道長練好以後，寶鏡禪師來到道：「彌陀佛！」也長腰起來，看了看繩扣兒，其實寶鏡禪師不是看繩扣兒，而是用手一捻，把兩個繩扣兒給捻成了一個。寶鏡禪師也按原樣練完了以後，這扣兒可就鬆了，要到老爺海爺一練，這棍起來，老爺海爺這麼一長腰的時候，腳挨不著棍兒，這棍兒可能就要落下來，老爺海爺就要栽一個跟頭。尚道爺、何道爺人家不辦這事，寶鏡禪師可不辦了，但他的這個舉動任何人都沒看見，老爺海爺也粗心大意。寶鏡禪師練完了，「彌陀佛」飛身下來，洋洋得意地說：「老爺海爺，該您的了。」

老爺海爺過來了，拿手指頭掐住了這點穴鏢的鏢頭，「喇」地一下，人們的眼睛往上一看，只見老爺海爺十分起勁。老爺海爺揪長衫，腳尖一點地，剛要起縱，可是這根繩輕輕地落下來，上頭那點穴鏢沒有了，不翼而飛！尚道爺身法多快呀，「燕子三抄水」，飛身形來到東殿的中脊以上，老爺海爺也上來了，兩人四外觀瞧，整個清真寺內清肅肅，靜落落，十分寂靜，沒發現人。寶鏡心說：嘿！這是哪位呀？把老爺海爺成全了，不然的話他非栽下來不可。何道爺也有點兒傻眼了，老哥兒幾個心裡都有這麼一個想法：我們這幾個人的身位可不軟呀，怎麼當著我們把點穴鏢拿走了？眾目睽睽之下，我們都寒慘了。老爺海爺很難過：「喲，我的點穴鏢沒有了。」尚道爺安慰說：「老爺海爺，別難過，能拿走您點穴鏢的，可能是武林道的前輩，像我們四人的年紀和在武林中的身位，不應當著晚生下輩在此試藝，萬一有一個人練不上來，不是把半生的名譽付之東流了？老爺海爺，您出的這個主意可不怎麼樣，我們弟兄仁也不應當陪您。今日之事，雙方都有過失。看來，拿走點穴鏢這是教育我們幾個人呢！」老爺海爺點點頭：怎麼這位當著我們的面拿走點穴鏢，我們不知道呢？這得多快呀！他從東殿的簷頭探身下來，伸手抄點穴鏢，然後他得走，當這繩往下來時候，要打算晃動身下來，離開這清真寺，沒那麼快呀？再快也能看見你，人的身法快，還能有眼睛快？那麼這個人當著我們大伙兒眼底下，拿走點穴鏢，我們就不知道？看來這個人可了不得。海川也嚇愣了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哪！我二位恩師的本領我童林可是知道的，比我強萬倍呀！老爺海爺跟師叔寶鏡也是他們同輩的人，功夫也差不多，那麼拿走點穴鏢這個人，豈不是超人嗎？甭說比我，就是比四位老前輩，那也高得多呀！哎呀！學無止境啊，鼓上飛仙丁瑞龍也有這種想法。

這裡尚道爺說：「老爺海爺，屋裡說話去。」大伙兒跟著來到北屋，分賓主入座。尚道爺細問：「海川哪，到這兒幹什麼來了？」海川這才稟明原委。然後問尚道爺：「師父，我看您們老哥兒幾個要在清真寺住下來？」

「啊！對了，我們就住在清真寺了，不過你回去不要往外聲張，有什麼事可以到清真寺來，跟我們哥兒幾個商量商量，千萬不要獨斷專行。我們這次來京，確實另有事情，你先回去。」海川答道：「師父，師叔，老節海爺這兒方便嗎？不如住到弟子家裡去，孩子家裡有的是地方。」「我們原是想住到你家裡，看來老節海爺這清真寺裡可比你家裡清靜多了。我們老哥兒幾個住在一起盤桓盤桓，我看也不錯嘛。」節海爺也說：「我們有事找你去，至於住哪兒都一樣，今天我們哥兒四個都有不對之處，得了，別說啦！你先回家吧，有事你就來。」海川答應著，辭別了二位恩師、師叔、老節海四位前輩，然後往外來。丁大爺、鐵三爺他們幾個給送出來，到了角門，海川攔住：「丁大爺、鐵三爺、伍爺，改日再會。」丁大爺連連致意道：「不瞞俠客爺說，我不請您了，因為您跟雙龍鏢局有關係。可能在明年三月三北京城裡有點兒事，幾位老人家來大概也為這個。咱們改日見吧。」海川告辭出來，一個人往北走，越想心裡頭越急，恨自己的功夫還不夠。眼看著都到牛街北口了，迎面來了個人：「師父，您趕快回家吧。」海川抬頭一看，心裡不由得一驚。